

北山小集

北

山

小

集

北山小集卷第二十九

進講

信安程

俱

論語卷第三

講義第十五授

十月十三日

雍也第六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
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
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
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臣以謂夫以車馬衣服之盛如公西赤之



家則遺母之粟冉有無請可也故孔子姑

之粟八百與之以六斛四升之粟以示意焉而冉有

不達又請益之孔子疑於有愛於粟也故

與之更與頓益之而至於四十六斛也冉有不受命

子華對曰遽以八十斛之粟與之孔子所以惡其繼

富也以原憲之貧所謂蓬戶桑樞甕牖二

室者則其貧可知矣故孔子為司寇而使

憲為之宰以祿之而與之以九十斛之粟

也然原憲辭之而孔子不聽姑俾以其餘

以與鄰里鄉黨者孔子非有固必於多寡

之間也亦施之當而已矣然古量比今斛
為四升則九十斛之粟當今三十六斛而
已以見古之賦予有制而不為無藝之費
也至西漢奉給固已用錢如光祿大夫之
奉十有二千而已然當時貢禹固已自謂
祿賜愈多家日以富以此推之則古之國
用所以易足而不至於厚斂於民者皆若
此也夫孔子與公西赤之粟寡而不為嗇
與原憲之粟多而不為汰適於當而已夫
聖人之所云為注措至合於天道當於物

理則已矣傳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
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此天之道物之理也推孔子與衆之意而
達之於天下是則天之道也後世天下之
民至有飢無以食寒無以衣仰事俯畜無
以遂其私恩至於父子兄弟不相見夫婦
離散以轉徙於道路溝壑可謂急矣而為
之上者不唯不周之又縱貪殘之吏為括
刻之術以奪其衣食生生之資而公卿大
夫將相貴近之家泉穀之積金帛之多至

不可勝數矣方且加之以厚祿益之以橫
賜傾國帑而用不足則又歛憔悴之民破
編戶之產而取之其為繼富不亦大乎烏
在其周急也

臣 俱進講

孟子卷第一

講義第三授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
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
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
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
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
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
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
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
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
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
之始也

臣以謂梁惠王知移民於河東以就粟移
粟於河內以揀荒是亦仁民之意也然不

知為政以行之而望民之多於鄰國此孟子所以譬言之以五十步笑百步也然為政則如之何如春省耕秋省斂凡起徒役家毋過一人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若此則不違農時民皆得以盡力於稼穡而有所謂三年耕餘一年之食者則其穀至於不可勝食也宜矣數罟密網也不使密網入於洿池則魚鼈之小者皆得以遂其生育蕃大之宜矣而又如所謂鰥人以時鰥鼈人以時鰥魚鼈則與民同其利者未嘗有

竭澤之憂焉如是而魚鼈不可勝食矣斧斤以時入山林者不唯無宮室臺榭華侈之役旦旦以伐之而已如山虞林衡之所掌所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者未嘗不有時焉則材木至於不可勝用也亦宜矣夫艱食鮮食與夫材木之用皆有餘而不匱則所謂養生喪死之具豈不有餘裕哉如是則雖有凶荒之歲而民不病矣豈噓濡小惠之比哉昔者子產之為政於鄭也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而孟子譏之以謂安得人人而濟之以其
不知為政也故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
輿梁成人未病涉也使子屋以愛民之意
而施之於政則舉鄭國之人無復病涉之
憂矣此徒善不足以為政所以無取於聖
人也且養生喪死無憾而以為王道之始
何也今夫天下之民其窮困至於生無以
養死無以葬則其奪攘矯虔之事生於惵
惵無聊之心蓋將無所不至矣雖欲安且
治得乎由此觀之則養生喪死無憾其為

王道之始也明矣

論語卷第三

講義第十七授

十月十九日

雍也第六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臣觀孔子之門弟子衆矣而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焉子貢雖以言語稱然其為有用之才亦可見矣而季康子方以可使從

政與否問於孔子此孔子所以各言其所
長而以謂於從政乎何有也於從政乎何
有者蓋言其優為云尔猶孟子所謂於答
是也何有也以季路之果敢子貢之通達
冉有之才藝則其於從政亦恢恢然有餘
地矣夫柔懦不斷非所謂果闇滯不通非
所謂達乖刺不才非所謂藝若是而使之
從政則事不舉而人受其敝矣且以季康
子猶知求可使從政之士而問之孔子是
將知其可使從政而後與之從政也豈大

官大邑而肯使之學製乎昔者子皮相鄭

欲使尹何為邑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

夫往而學焉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

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

使割也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

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使學者製焉其

為美錦不亦多乎夫三子者孔子目之以

果以達以藝是可以從政之才也夫然後

可使從政然當是時仲由固已嘗為季氏

之宰矣而謀墮三都以彊公室宜非季康

子之所知也其後季康子卒以冉求為宰
而齊其無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將師以與齊戰
季康子死於郎而克之而季康子於是思孔子而欲
率禮而食召之也至於子貢一出存魯彊晉而霸越
與也曰凡此豈非果達藝之明効歟然果則勇於
死而異乎敢而有不得其死之理達與藝則必疏通
樂也王曰警敏之人也故子路卒死蒯瞶之難於衛
孟子卷中而子貢以談說遊四方而有貨殖之累冉
求以順其君之欲為務而為季氏聚斂之
臣故伏節死義犯顏逆耳之事常在於愚

鷦鷯朴魯之人而詖悅嗜利之徒常出於䟽

通警敏之士於斯略可見焉

孟子卷第一

講義第五授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
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
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
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
民飢而死也

臣觀孟子告梁惠王以王道之始與大制
民之產之意所謂五畝之宅百畝之田之
類是也而又及於為政以殺人者如狗彘
食人食之類是也於是其言有槩於王心
者此梁惠王所以有願安承教之言也夫
刃之與政其殺人無以異猶挺之與刃也
然臣以謂政之殺人有甚於刃者蓋政之
所及者廣而其為禍深且久故也此苛政
之害孔子所以知其甚於猛虎者也庖有
肥肉廐有肥馬是奪人之食以食馬畜也